

虹口法院提升青年法官群众工作能力

“80后”法官“留学”社区

针对法官年轻化之后出现的社会阅历缺乏、不了解社情民意的新问题,虹口法院推出了将青年法官送到社区“留学”的新机制,将一批“80后”法官送到社区锻炼学习。日前,虹口法院首批30余名35周岁以下的青年法官在8名审判经验丰富的带教导师带领下,分别赴辖区8个街道开展了巡回审判、调解、化解难案等工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青年法官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,一些难案得以化解。

九旬高龄的董老太,最近为分割房产一事烦心不已。2006年,董老太承租的房屋动迁,与其同住儿子王先生、女儿王女士,共同分得了近郊的一套动迁安置房和动迁款22万余元。考虑女儿的实际状况,董老太动员儿子

王先生将安置房转让给女儿。三人达成了口头协议,由王女士买下安置房房屋,王女士向董老太、王先生各支付15万元。协议达成后,王女士在给予了6万元后,便没有再给付钱款,安置房也未办理过户手续。

2008年,王女士擅自将安置房房屋出租,并独享租金,引起了董老太及王先生的不满。由于双方各持己见,无法协商,于是董老太向虹口法院起诉,要求将安置房按照现行估价140万元进行析产,并实行等额分配。

该起案件进入虹口法院后,由青年法官高行玮负责审理。在弄清本案的表面矛盾是一起房屋共有纠纷,但本质矛盾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纷争之后。高法官邀请对社情民意较为

熟悉的社区联络法官和“郭杰法官巡回调解工作室”共同开展协调工作。

考虑到董老太高龄且行动不便,在这些有经验的老师带教下,高法官多次深入社区,赴老太住所、当地居委上门了解情况,并多次约谈王先生和王女士解情况,倾听各方诉求。在多方沟通协调下,最终双方达成协议:安置房归王女士所有;王女士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将安置房出售,所取得的房款,用于支付董老太房屋折价款20万元。支付王先生房屋折价款35万元;若王女士未在调解协议约定期限内将安置房出售,董老太有权向法院请求强制拍卖该房屋,以执行折价款的给付义务。调解协议生效后,王女士按约履行

了义务,案件纠纷得到了顺利化解。

事后,青年法官高行玮表示,通过这次进社区办案,学会了不少调解技能和方法,感觉很“接地气”。

据悉,青年法官社区“留学”活动是虹口法院提升青年法官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。今后,青年法官将定期带案深入社区或者参与接待、开展法制宣传。虹口法院副院长蔡新国告诉记者,青年法官进社区活动,旨在增强青年法官对群众工作的感性认识,提高沟通协调、辨法析理、妥善处理纠纷的能力,让青年法官在基层工作中得到锻炼、在一线办案中得到培养、在实践历练中得到提高。

欣闻

检察风云

借贷三万沦为『地下钱庄』清洁工

虹口检察院批捕一起非法拘禁案犯罪嫌疑人

被害人陈某从一家地下钱庄借了3万元高利贷,因为还不出钱,他被迫在这家公司打扫卫生将近两个月。日前,这起非法拘禁犯罪案件的6名犯罪嫌疑人被虹口区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今年4月9日,陈某来到晨威公司借高利贷。公司总经理王某和负责人刘某与他谈妥,借给他一笔3万元的短期贷款,为期1个月,日利率1.8%。签约时,业务员却递上一张“借款金额5万元,债权人刘某”的借条。对此,业务员解释“这只是说说而已,实际上不用还那么多。”

一个月后,陈某接到了催款电话,对方一口咬定,借条上白纸黑字写着5万元。

5月27日,刘某约陈某到公司聊聊。一进门,几个陌生男子就拳打脚踢,把他打晕。苏醒过来的陈某被胁迫再次签下数张欠条,理由是逾期不还增加的利息。随后,陈某又被带到一家洗浴场,并有人对他严加看管。

筹不到钱,陈某不得不为晨威公司“打工”。白天,他被迫当清洁工,一边打扫卫生,一边不断联系家人和朋友替他还债。只要办公室有谁心情不好,他就会挨揍。晚上,催讨部员工将他带到一家小宾馆,通宵看管。

所幸,一个多月后警方找到这里,抓获了这家公司十余名犯罪嫌疑人。一个分工明确、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浮出了水面。

检察官点评

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特殊性,犯罪嫌疑人不仅具有殴打、侮辱被害人的从重处罚情节,还有强迫劳动这一变相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,且持续时间长达近两个月,这种经历对被害人而言,造成的打击和影响会是巨大的甚至是终身的。

案中犯罪集团的特征十分明显,他们人多势众、犯罪时间长、作案次数多、犯罪气焰嚣张、横行无忌、手段凶残,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,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。

牛伶



市民节前学急救

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救能力,日前,来自上海青浦青年志愿服务中心应急支援志愿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,向居民们教授了紧急抢救技巧等知识,以便应对假期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。

孙洁静 摄

中秋国庆出游热 宠物寄养预约忙

中秋、国庆假期,不论是外出旅游,或是回乡探亲,将家中宠物寄养,既安排了宠物的“起居”,又能让自己安心出门。日前,记者调查发现,今年宠物寄养随着出游热的升温,生意也格外红火,一些专业宠物店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预约,可谓一位难求。

在位于物华路的一家宠物店内,记者遇到了正好来寄养宠物犬的郑先生。郑先生计划和家人在国庆期间外出度假,可该如何安置家里的雪纳瑞宠物犬成了他心头的一件大事。把宠物犬放朋友家怕给人家带来麻烦,将宠物独自留在家中显然也不合适,于是他来宠物店,在了解了寄养环境及相关

服务后,当即与店家签订了寄养合同。

宠物店负责人告诉记者,每到长假前夕,都会有不少顾客提前进行寄养的预约服务,一般需提前一个月左右进行预订。目前,店内的小笼子已被全部预订,只剩下一些寄养中型、大型宠物的小包间。此外,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,主人将宠物寄养后,还可以通过通讯软件每日接收自家宠物的照片和视频,让主人在长假可以安心出游。

不过在寄养宠物时,建议市民尽量选择规模较大的正规宠物店,寄养前应与店方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,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,以免发生纠纷时难以维权。

钱晶

我的三位“国庆”朋友

■费平

在我的朋友中有三位各姓周、马、李,名叫“国庆”的朋友,前两位是1959年出生,后一位是1969年出生。

第一位“国庆”是八十年代初在市工人文化宫曲艺班相识的。当时近20名学员每周两个晚上听袁一灵及“双字辈”老师上课,最后结束时和我唯一保持来往的就是“国庆”。先是通信与电话联系,后来相互走动。我看着他从火车站旁的棚户区动迁借房到宜川、分房到凉城,买了中山北路商品房、最后定居于嘉定的别墅。30年来他住房在不断变化,可与我的友情一直未变。虽然他“安得广厦数十间”,却经常携妻儿光顾寒舍,以驱除寂寞。2008年汶川地震,他特地去灾区,领

回两个孤儿来家住了一星期,以解除他们的心理阴影。

第二位“国庆”是我以前的邻居。他原来名字叫“大庆”,想必他父母亲在建国十周年时为了“应景”而取的吧?然而问题来了,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起了绰号“马大哈”,后不得已就改回现在的“国庆”。原本读书时他成绩不是很好,但其情商很高。改革开放初期他辞职“下海”,有了第一桶金后,又东渡扶桑,奋斗了几年,回来开公司,涉猎房地产、养殖、教育等多个领域。目前拥有不菲家产的他仍单身一人。那天坐他的“奔驰”去吃饭,他说很羡慕我。我惊讶于我这“下班回家”的“三等公民”还值得他羡慕:“唉,我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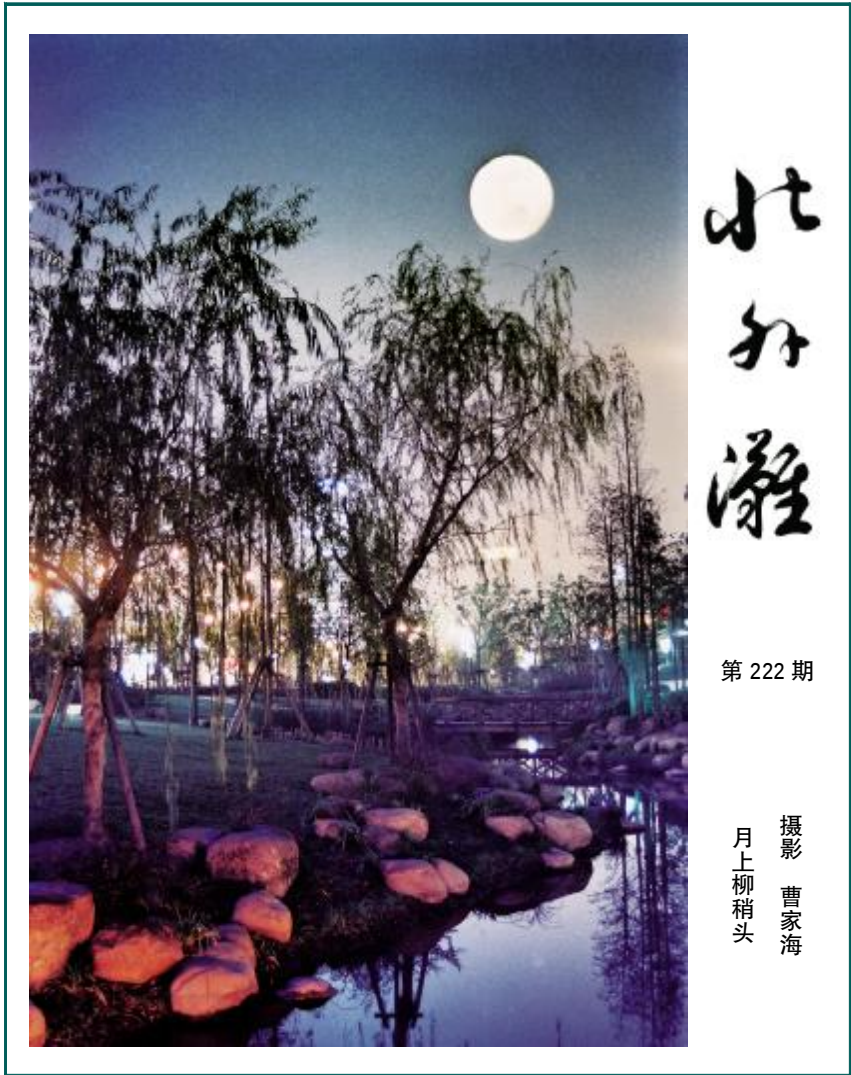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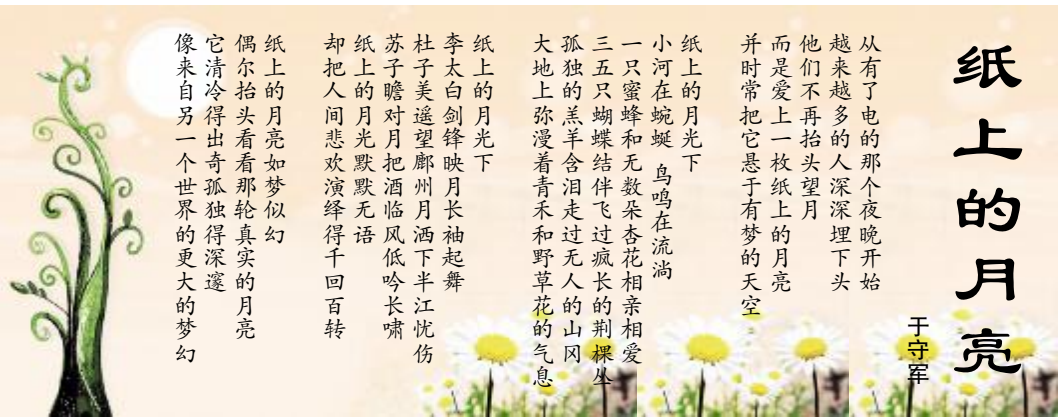
在犹如每天在数着钱,你虽然清贫,却享受着家庭的夭伦之乐呀”……有着业主委员会会长头衔的他,曾出资建造了小区老年活动室。

第三位“国庆”是我当年赴广东顺德工作期间,参加当地一个文学沙龙时结识的。沙龙里的成员都叫他“小李子”,唯独我叫他“国庆”。大学毕业的他在湖南老家是中学教师,后来广东打工。从一线工人到班长、后来到经理,他一路走来。工余喜欢缪斯的他,在企业报、当地及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作品,还出了三本诗集。之后因工作成绩优秀,从员工宿舍搬到了单位奖励的住房,不几年老婆孩子也来落户。去年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

顺德市作家协会已批准他为作协会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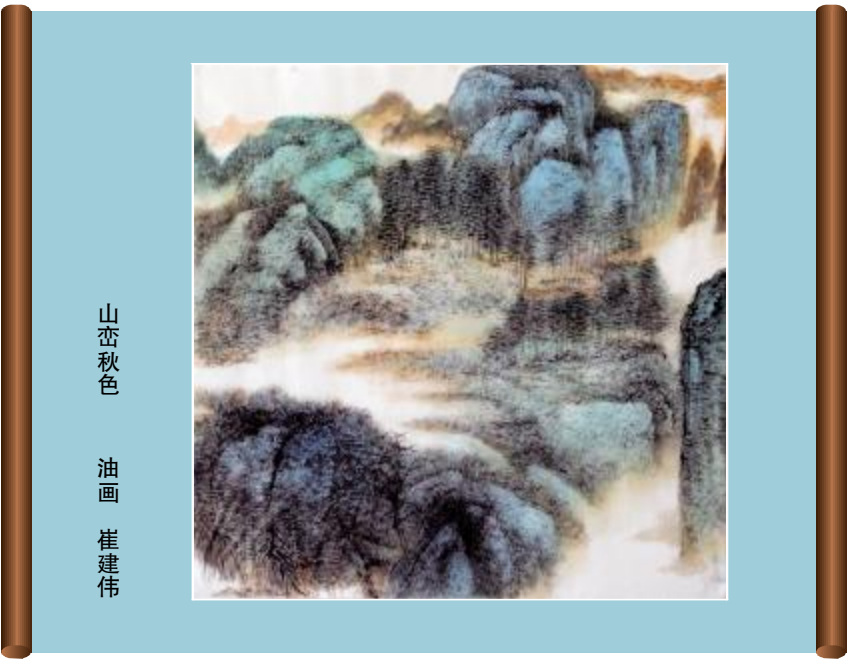
2010年他来上海参观世博会,我特地陪同并带他浏览了浦江两岸。分手时他感慨地说:“我一个农民出身的城市人,第一次来上海,它不愧为国际大都市,上海让我真正领略了其魅力,回去又有很多创作素材了。”

三位“国庆”朋友,三种不同人生经历。他们的“国庆”名字虽不能说是命运的箴言,但被时代打上烙印的名字却与历史前进与社会发展有着某种联系。不管是住房的变迁、职位的变换还是身份的改变,都折射出共和国64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。羡慕你们,与祖国同生日的“国庆”朋友!



第222期

摄影 曹家海
月上柳梢头



山峦秋色
油画
崔建伟

那天正歇息,楼下鞭炮声大作,探头张望竟有两部花车停在楼下。再一打听,巧了,一梯两户同一层,同年同月同日两户儿女分别喜结良缘。在熙熙攘攘人群中,两家四对老人免不了相互道喜、敬烟敬糖再寒暄,相互间叹一番显摆的“苦经”:做过“装修总监”,当上婚事总管,今后又要做家务总保姆……当鞭炮的红色屑扫尽,两位老人纷纷打道回府;邻居们见证两对新人同进同出,恩爱有加的蜜月柔情,还不忘赞美那几位尽尽职、尽责的老人。

岁月荏苒,过了一年许,一户俩亲家同时履行居家保姆之职。女方家负责一日三餐采办烹饪;男方家负责照料宝宝起居生活。一套房硬生生住进三户人家7口人,要说宽敞肯定是假话;好在宝宝白白净净,虎头虎脑,剃个中间留一撮的北方孩儿头。暑热高温,公婆家没事就把婴儿车推到公共走廊吹点穿堂风,逢人就说:“你瞅瞅,咱家孙子”口

气拽得可以。可当妈的要小孩叫爷爷“Grandfather”,老公公愣是“格朗”地噎在哪,咋也不舒服;所以时不时就叮叮当当爆出些火花来。

而另一户的新娘依旧身材苗条,整天忙进忙出,高跟鞋踩得楼道“咯、咯”地响。公公大老远地来了2、3次;每每看看没动静就暗暗长叹气嘘,走路轻手轻脚,说话细声细气,出门前要从“猫眼”里看到对门家没把婴儿车推到走廊,才悄而没声地开门而出;原本每天早上到公共健身场打一套北太极,如今改成在凉台上比划两下就草草收式,倒在躺椅上喝闷茶听广播。前些日子,竟闻那户人家传出摔盆子扔家什声,还伴着争吵和哭泣。

按理说,那两对小夫妻都学业有成,听听单位名称都是“杠杠的”,不是世界500强也是中国100强,如今有了户口有了房,十年寒窗算是有个好结局。老一辈还要操啥心?其实老人们也

爱操心里

■陈茂生

说不清楚,实在憋不住了就拍拍巴掌说:咱们那儿就这样,“放了鞭、拜了堂、上了床、要生娃。”另一位语气平和,就说一句“咱就爱操这个心”眼光执著神情庄重。用近乎直白的话语呈现沉甸甸地“文化力量”。

当生活成为一道多项选择题后,人们认识了“丁克”,成家了还能纵横职场更能游欧洲跑川藏;当传统开始回归家庭,生育育女也能成为头号任务,奶爸们专心操持婴儿车、尿不湿、奶粉。问题是,一心一意的“丁克”一不小心发出“意外”,能否依然坚持“丁克”?满心想做奶爸妈妈的求医问诊、求神问仙依然

毫无动静,能否坦然接受这种遗憾?问题虽然重大但好像都没老一辈啥事,再操心也不能越俎代庖。私下想想,“爱操心”多少还有点虚荣情结始然,在乡亲故旧前含抬弄孙,被当作晚年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目,所以不惜发动“家庭战争”争取话语权。由小见大,难怪世界上所有的烽火硝烟都被归结为“文化的冲突”。

古人说“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”,早先别光让孩子学好数理化,也读点“三字经”、“百家姓”还有《孟子》语录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之类;虽然这个“临渊结网”的招数在浩浩汤汤的现代化大潮里有多大成效,还真不好说。